預告總是在夏天

那是在我讀國中時候的事了。現在我根本很少想起它來，但總覺得一切都是從那時開始的。＋＋

阿母從來不覺得在鄉下地方讀書對我是件好事，儘管他們都說，女孩子讀這麼好的學校幹嘛，付出的代價太大了。阿母還是把我帶到城市裡去了。如果我像村子裡的同輩一樣，在夕陽裡騎著腳踏車，在關東煮考香腸的香氣裡，從巷子尾端的學校一路踩著踏板，我只會學到一堆沒用的知識，而且學測[[1]](#footnote-1)只會有都市小孩的一半分數。

父親不是很贊同這件事，他覺得在沒有他照顧的狀況下，我會受人欺負。但我猜他只是會想念我罷了，畢竟那是搭火車要半小時的路程。他在市場裡殺豬肉的，以前賺了不少，那時老老實實賺還過得去。但可經不起換市場，如果和我們到市內，不知道得怎麼應付新的地頭和攤商協會。殺豬嘛，你殺豬，別人收點錢幫你解解災厄消消業障，還說得過去。

阿爸的耳根也和豬耳朵一樣軟，別人如果和他說，村子東邊要蓋起新的商場和建案了，他就會相信，並且天天責備自己沒有多存點錢好搭上這股經濟成長的熱潮。也就這樣，他疑心我媽在外面有了人，三不五時突然出現在我們市內的租屋處，邀我們一同吃宵夜。

阿母和我住在省公路旁邊的老公寓。在交通要道上，砂石車、貨櫃車、客運車輪番經過，把人都沖走了。晚上當我躺在沒有床墊的硬木板上，牆壁上的車燈從遠到進，把路燈照出生命來，影子由長漸漸縮短。我想著，如果我就這麼跳上一台車，我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，吹著夜晚的風，成為某個人，某個身分不同的人。

自從出租錄影帶店一波一波倒閉之後，我就更少待在家了。我在學校逗留，跟阿母說是在讀書，要睡了才回到租屋處。我們連放在店裡的押金都沒機會討回來，阿母說算了，體諒老闆開店不容易，那些水鬼、嬰靈、殭屍也陪伴我們度過很多個晚上不是嗎？阿母和我過得一樣漫無目的，她應徵幾家服飾店，但只被反推銷要不要買幾件店裡的衣服。

「他們一定覺得我還有些錢。」

阿母推開租屋處的鐵門時，這樣跟我說。但我卻想，也許是他們也對阿母的穿著品味看不下去了。

到餐廳去洗碗這類的工作她又做不下去，因此阿母每日到超商去看免費報紙，記下求職欄的電話。我想這對她來說，一定壓力很大，就像考試對我的壓力一樣。我若考得稍微好一些，她就在腋下夾著書一樣的帶回一塊黑盒子。有時我不禁覺得，她對我「考得好」的標準有些低。

租片店要收掉的那幾個月，店門口擺了一堆老片、港片、浪漫片，五片才一百，我問阿母要不要買。只看恐怖片的，她說。我記得她的長髮很久沒有整理了，壞掉的、棉絮被扯出來的絨毛娃娃。

於是我們開始看預告片。負責幫錄影帶倒帶的紅色車子，也不知道開去哪裡了，大概是溶進省公路的車流裡了。我們兩個都捨不得走了，影城裡面有冷氣，有藍布絨的沙發，還有爆米花的香味。

飛車片：

大城市，比我們住的城市大上十倍。疊著窗戶的高樓，像玉米，高速公路像麻花。光頭開車，光頭耍狠，光頭跳躍，光頭滾到車子底下。

（＋＋）

煞車，發出刺耳的刮擦聲，起雞皮疙瘩。

（那個誰不要再刮黑板了，故意發出那樣的聲音煩不煩哪！哈哈，你這鄉下來的包子，沒看過＋＋。）

車子離開地面，車子在天空翻了三圈，車子落地碎裂，車子爆炸。片名XXXX，二月二十八日隆重鉅獻。

我們的瞳孔上有爆炸的倒影，兩股火燒了起來，又熄滅，燒了起來，又熄滅。

「這部真好看呀！」阿母說

「不錯。」

「只可惜女主角演技不好，太花瓶。」

「的確是吃了男主角的虧。」

「也可惜了車子了，這麼好的車，那牌子雖然不認得，但鐵定比不輸雙B。」

「他們是真的把車子炸掉嗎？」

「我想是，我們就愛看這個。」

也許到了第二十次吧，我就知道整部片在演些什麼了，阿母可能也知道了。我們就收起皮包，穿上大衣，其著機車往租屋處一路吹風回去。

「只有一點我不太懂，那個男的為什麼背叛主角。」

「很簡單，主角和他的對手都搶快，都要贏，必然你死我活。那個穿西裝的男子一面和主角接近，一面透漏情報給對手，兩邊都壓寶，穩賺不賠。」

是的，我們僅憑那一分鐘的精華畫面，就推理出所有轉折。＋＋我跟阿母說，我想要成為劇作家，我想要寫別人的生活，這樣就不用參透自己的了。

「我說啊，你暑假要不要去台北幾個禮拜？」

到了阿母不能下床的時候，她還是習慣把我說啊這句多餘的話掛在嘴邊。

「不要，我想還是算了。」

那是大學辦理的關於醫學理工的營隊，多是由頂尖大學舉辦的，只有他們舉辦才有人願意去。現在這個時候，我的同學大多在台北了，學業成績、學力測驗好只是門檻，你得拿些什麼證明自己的興趣，說明自己真的很想進他們大學的某某科系。上了熱門學校熱門科系，妳的人生就會不一樣了，阿母說。這也就證明我是對的，當初把妳帶出鄉下多少人說我在外面是有了人，就靠你回去挫挫那些人。

「你不想去嗎？」

「媽，不，不用了啦。那只是大學生聚在一起玩玩，想些遊戲，搭點講座，就想收錢的東西。」

我買東西時常會有罪惡感，到餐廳吃義大利麵或是日式簡餐，都能讓我不安。到麵包店裡去搜刮試吃盤裡的小切塊，拼湊成一個完整的形狀，反而讓我覺得可口許多。

「但我已經幫你報名了，錢也繳了。」

暑假是電影的熱檔，我稱之為兩個大三種人，分別是大動作、大場面，外星人、機器人、超能人。從非洲廣大的沙漠、太平洋無邊的海水，到香港上海的高樓、紐約帝國大廈，都在這時傾巢而出。這意味著我將錯過許多精采畫面。

我們跟著夜場散戲的觀眾離開。阿母炫耀她是怎麼跟幾個醫師娘、老闆娘、官夫人在校門口搭話，探查出這重要的情報。＋＋。＋＋同時告訴我，村子裡和我國小同班的小保，因為＋＋。我想阿母都想好了，在這之後的所有高潮迭起、情節對白。

規則並沒有那麼複雜：拿出家人照片給夥伴看的男子，必定就會死；長得最帥的白人男性通常是主角；主角得先敗給敵手一次但別擔心最後一定會勝利；＋＋；看起來比較窮酸的通常會是被怪獸吃掉的第一個。

反正都是女生，我和阿母就睡同一張床板。夏天的夜裡只有微弱的風，我相信我能感受到蚊子飛舞引起的空氣流動。阿母的味道隨著似有若無的風＋＋

「媽，我是真的沒有想去，」

「去了不好嗎？就當做去台北走走也好。」

那時我也不知道在怕什麼。我總覺得其他同年紀的人眼睛在看著我，我非得讓他們喜歡，但這太難了，我沒有耐吉的球鞋也沒有小洋裝。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「你讓我休息幾個禮拜吧！」

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要上小學的時候，那時我真是哭慘了。慘得阿母得威脅我，再哭就不來學校接你了。她那時一定覺得眼睛都在看她，我讓她丟臉，我表現得一副就是窮人家小孩的樣子，說著方言而不是國語[[2]](#footnote-2)，嘴裡涎著自己的鼻涕。

所以她非得給我下馬威，她緊緊擰住我的手臂，是剛打完疫苗的那隻手。一陣劇痛，我不得不從她身邊跑開。

奇幻片：

一個被拋棄的孩子，人人欺負，寄住在親戚家，卻莫名其妙有了魔法。他張大了眼睛，看著自己讓屋子裡的碗盤都飛了起來。他的襯衫也被風吹得飄了起來，很威風的樣子。

（）

孩子到了很遠的地方，學了一些

春節檔期，引領你進入奇幻世界。

想也知道那孩子發生什麼事了，被大家喜歡，即使他出身不好老師前輩們因為他的特殊能力不得不巴結他、培養他，最後他會成為傳奇，在一片交響樂聲中接受歡呼。電影都是這樣的。只要飾演的人夠帥，即使設定出身微寒，通常會來個鹹魚大翻身，做個貧民百萬富翁。

阿母

關於那個營隊，我有的印象只有，＋＋。她總是穿著緊身的裙裝，讓自己的小腹像小饅頭一樣暴露出來。

浪漫片：

哈

哈

營隊最後一天，我打算搭客運，從台北回到租屋＋。阿母到

「我看妳還是不適合離開阿母太久。」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「她是個不要臉的人，誰知道她那個當老師的媽媽有沒有洩題給她？」

「沒錯，就仗著自己的背景。」

「所以，你以後要幹嘛？」

「我以後，當醫師或老師吧，然後當一個媽媽。」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「」

1. 相當於中國的高考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普通話 [↑](#footnote-ref-2)